

論郡望及其演變： 以敦煌、武威的索氏、陰氏為例*

王晶**

郡望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僅從單一因素出發只會得出片面的結論。本文利用敦煌文書豐富細緻的材料，結合正史以及出土墓誌，以索氏、陰氏為個案，對中古家族郡望這一問題進行深入闡述。家族實力與郡望有著緊密關係，作為支撐郡望的主體，家族實力的消長變化影響著郡望的升降沉浮。家族遷徙流動進一步擴大了郡望的知名度與影響力，是推動郡望發展的積極因素之一。郡望間存在著相互融合的關係，攀附與偽冒標誌著郡望的成熟與壯大。圍繞郡望，國家與氏族存在對立、合作的關係，受國家與氏族雙重認可的少數郡望得以存留，與此同時，郡望的演變過程也逐漸停滯。郡望發展的這一過程在郡望記錄的方式中也得到了反映，對郡望的記錄從全面、動態走向簡單與靜態，反映了郡望演變歷程的緩慢終結。本文對於影響郡望變化的普遍性因素進行了基本的探討，但是這並不代表所有郡望的形成都需要按部就班的歷經如敦煌、武威的索

* 感謝業師韓昇教授、馮培紅教授的悉心指導，感謝兩位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聯絡地址：200433 中國上海市楊浦區邯鄲路220號復旦大學歷史學系(No. 220, Handan Rd., Yangpu Dist., Shanghai City 200433, China)。

氏、陰氏一樣的歷史進程，有些家族早已經沒落，至唐時也絕非大族，其郡望仍被《元和姓纂》所收錄，其郡望得以流傳下來，這些家族的郡望更直接的來自於國家的認可。

關鍵詞：郡望、索氏、陰氏、敦煌、武威

一、前言

關於郡望，岑仲勉等認為人口遷徙，仍然舉其原籍郡名，即為後世所謂郡望。¹毛漢光認為晉唐時期大部分士族雖然遷移，仍然保留其原籍之稱號，稱之為郡望。²胡阿祥認為郡望即顯貴的家族世代聚居某地，為當地所仰望，一般以郡名的形式表示。³還有學者則更重視從國家、社會的角度來理解郡望。郭鋒認為郡望的形成，是享有該郡望的主體家族自魏晉甚至漢末以來累世仕宦活動，家族姓氏及所持里貫在政治社會中影響持續上升，最終導致官定意義認同的結果。⁴郡望的形成與社會、國家的認可不可分割。有些學者將郡望理解為晉唐間門閥制度的產物，強調並重視郡望間的攀附現象，並多用偽冒這樣具有價值判斷的話語加以標識與建構。⁵這些論述從不同角度對影響郡望形成的諸多因素進行了有益的討論，或強調家族

¹ 岑仲勉，《唐史餘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頁229；楊向奎，〈唐墓誌題書郡望的增多及其原因探析〉，《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烏魯木齊，2012），頁111-115。

²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56。

³ 胡阿祥，〈中古時期郡望郡姓地理分佈考論〉，《歷史地理》，第1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112。

⁴ 參見郭鋒，〈晉唐士族的郡望與士族等級的判定標準——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郡望之形成為例〉，《唐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261-262；郭鋒，〈郡望向姓望轉化與士族政治社會運動的終結——以清河張氏成為同姓共望為例〉，《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74-87；范兆飛，〈中古郡望的成立與崩潰——以太原王氏的譜系塑造為中心〉，《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廈門，2013），頁28-38。

⁵ 諸多學者對於家族偽冒郡望的現象進行了研究，比如陳寅恪對李唐偽冒隴西李氏郡望問題的進行了揭示，仇鹿鳴、何德章、任璋及宋德熹曾對於郡望、士籍偽冒問題的基本研究情況有過概述。可以參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1-13；仇鹿鳴，〈「攀附先世」與「偽冒士籍」——以渤海高氏為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北京，2008），頁73-74；何德章，〈偽託望族與冒襲先祖：以北族人墓誌為中心——讀北朝碑誌劄記之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7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頁135-141；任璋，〈管窺南朝與北朝對「郡望」的不同態度〉，《哈爾濱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哈爾濱，2011），頁119-122；宋德熹，〈唐代前期門第世族的郡望與偽冒問題〉，《興大人文學報》，2003年第33期（臺中，2003），頁663-679。

遷徙，或強調社會的認可，或重視攀附、偽冒，均注意到了影響郡望形成的若干因素。⁶

但有幾個問題需要我們注意，一，家族遷徙是郡望形成的積極因素之一，隨著家族的流動遷徙，郡望勢必會越來越多，事實卻並非如此，因此需要對影響郡望的其他因素進行探討。二，攀附與偽冒是討論郡望的熱點問題，攀附以及國家社會的認可是郡望發展到高級階段的表現，攀附能夠更強有力地推動郡望的發展，國家社會的認可以及郡望間的攀附偽冒是郡望成長並最終成熟的標識，它們是判斷郡望形成的較高的標準，過分地強調這兩點可能會導致對郡望發展的基本過程的忽視。三，對於郡望及影響郡望變化的諸多要素的考察過於單一，雖注意到了郡望形成的不同側面，但郡望的形成與演變是一個複雜問題，應該對其進行多角度的全面的綜合論述，對於個別因素的過分強調，無疑會影響我們對郡望的客觀認識。

敦煌、武威的索氏、陰氏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這些研究對索、陰二氏的淵流演變進行了諸多論述，關於郡望問題卻鮮少涉及。⁷唐代有諸多非常重要的姓氏書，唐長孺認為敦煌所出的眾多姓氏書，即是鄭樵所講以論地望為主的姓氏書。⁸在這些姓氏書中，S. 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並序〉記載：「涼州武威郡出六姓，索、石、賈、安、寥、陰」，又《太平

⁶ 陳爽對於郡望的功能與性質也有區分。顧向明認為郡望的功能和作用經歷了四個階段。室山留美子研究了北魏的郡望，他認為郡望所代表的門閥貴賤與官職、婚姻有著緊密聯繫。山東氏族保持著實際的郡望，但是官僚之所以堅守郡望，主要是由於他們依賴與皇帝的關係來維持其政治生涯。矢野主稅對於北朝郡望進行了研究。竹田龍兒注意到了唐代郡望在不同體裁史料中使用的差異。參看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190、211；顧向明，〈3-9世紀崇重「舊重」的價值觀及其對社會風俗的影響〉，《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洛陽，2009），頁218-221。室山留美子，〈北魏の郡望——上谷寇氏を中心に〉，《史学研究》，第258卷（広島，2007），頁1-19；矢野主稅，〈北朝における郡望の性格（上）〉，《第一經大論集》，第10卷第1号（福岡，1980），頁1-23；矢野主稅，〈北朝における郡望の性格（下）〉，《第一經大論集》，第10卷第2号（福岡，1980），頁1-25。竹田龍兒，〈唐代士人の郡望について〉，《史学》，第24卷第4号（東京，1951），頁466-493。

⁷ 關於索、陰二氏的研究綜述可以參看馮培紅、孔令梅，〈漢宋間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顧與述評（中）〉，《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4期（蘭州，2008），頁61-62、頁67-70。

⁸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頁386-387、392。

寰宇記》也記武威郡下有賈、陰、索、安、曹、石。⁹《元和姓纂》記載了索氏有敦煌望，陰氏存有武威等郡望。¹⁰這些姓氏書記錄了很多州郡下的大姓和郡望的史料，但是關於武威望和敦煌望這幾條卻尤為重要，其他郡望和大姓由於材料不足，難以進行史料的勾沉，武威、敦煌卻因為地處河西，可以受到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以及河西出土文獻的支撐，除了姓氏書所傳達的郡望信息外，敦煌、武威兩地的出土文獻更是為解決郡望問題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支撐，故本文選擇他們來做個案研究，對郡望的形成及演變做一較系統的論述，以期加深對於郡望的認識與理解。

二、郡望的形成與沉浮

司馬光有云：「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今百氏郡望，蓋始於此。」¹¹據司馬光的解釋，郡中大姓、著姓是郡望形成之伊始，內藤湖南指出：

六朝至唐中葉，是貴族政治最盛的時代……這個時期的貴族制度，並不是由天子賜與人民領土，而是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長期自然相續，從這種關係中產生世家，亦就是所謂郡望的本體。¹²

郡望是地方家族用來標識家族來源的郡的名稱，地方家族的成長壯大則會促使並催生郡望的形成。郡望的形成與家族繁衍生息所在的郡有直接聯繫，有云：

(何)公諱弘敬，字子肅，廬江人也……漢時比幹於公為始祖。比幹生嘉，為廬江郡長史，罷居灑縣南鄉臨貴里，遂以廬江為郡望。¹³

家族是支撐郡望的本體，何氏居於灑縣南鄉臨貴里，故以廬江為何氏之郡

⁹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152，〈隴右道三〉，頁2936、2949。

¹⁰ 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5，「陰」條，頁748-751；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卷10，「索」條，頁1569。

¹¹ 《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140，「明帝建武三年正月」條，頁4395。

¹²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劉俊文主編、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第1卷通論，頁10。

¹³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咸通032，〈唐故魏博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贈太師廬江何公墓志銘〉，頁1057-1058。

望。索氏之敦煌望的形成也是相同的經歷。索氏是敦煌地區的老牌大族，學者對索氏由漢至唐成長的歷程進行了基本的勾勒，西漢時索氏在敦煌歷史舞臺上尚未抬頭，還稱不上是大姓，東漢初年，索頴等以武力起家，建功西域，才開始確立了索氏的社會地位；東漢中期起，索氏學習經術，以經致仕，具備了儒學世族的基本特徵，到西晉時湧現出了以索靖等敦煌五龍為代表的著名人物。¹⁴五涼時期，索氏作為傳統的老牌大族，湧現出一大批傑出人物，在五涼政權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進入北朝以後，雖然索敞對北魏的政治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逐漸趨於衰微，其家族人物不顯。¹⁵隋唐時期敦煌索氏家族仍活躍於敦煌諸政治機構，但整體而言，唐前期索氏不顯於當世。吐蕃歸義軍時期，索氏家族實力又逐漸崛起，把持敦煌僧俗兩界的要職，吐蕃政權採取的依靠拉攏敦煌大族的政策維繫了索氏尊崇的地位，歸義軍時期與張氏、李氏等成為敦煌的實際統治者。¹⁶敦煌的索氏，漢至五涼時期是敦煌地區顯著的大姓，唐後期歸義軍政權的崛起為索氏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索氏再次以敦煌大族的姿態出現在晚唐敦煌的歷史舞臺上，索氏在由漢至唐的漫長歷史演變中，在敦煌紮根壯大，成為支撐索氏敦煌郡望的主要力量。較早將索氏人物前面冠以敦煌的是酈道元的《水經注》以及魏收所著的《魏書》，¹⁷至北魏時，索氏敦煌望已經是為人所熟知和使用的郡望。《高僧傳》記載京師多寶寺法顯，敦煌索氏，齊建元四年(474)卒。¹⁸五至六世紀，敦煌索氏已為中原人士所習知。¹⁹

¹⁴ 馮培紅，〈漢晉敦煌大族略論〉，《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2期(蘭州：2005)，頁100-116。

¹⁵ 馮培紅、孔令梅，〈漢宋間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顧與述評(中)〉，頁61-62。

¹⁶ 劉雯對於索氏發展的基本輪廓有過論述。姚彩玉也做過類似研究。參看劉雯，〈吐蕃及歸義軍時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2期(蘭州，1997)，頁84-91；姚彩玉，〈漢唐敦煌索氏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文史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2)，頁6-43。

¹⁷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卷2，〈河水注二〉，頁97；魏收，《魏書·索敞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52，頁1162-1163。

¹⁸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齊京師多寶寺釋法顯》(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11，頁436。

¹⁹ 姜伯勤，〈敦煌邈真贊與敦煌名族〉，頁48。

同樣，支撐陰氏敦煌望家族的發展狀況也是如此。敦煌在兩漢時就已經有陰氏人物出現，據敦煌漢簡「相私從者敦煌始昌里陰□年十五羊皮裘二領羊皮褲二兩革履二兩」(MC.1146)，²⁰這些人物構成了敦煌地區陰氏祖先的來源之一。²¹這支陰氏的發展狀況卻較為一般，至北朝時略有抬頭的跡象，北魏某殘碑提供了重要依據，該碑殘損不堪句讀，志主不詳，但可以確定是敦煌陰氏家族中的人物，從「冠帶西州」、「升帝床」、「入紫幕」這些斷句來看，²²這支陰氏人物應該正是漢晉間就已經在敦煌生存的陰氏，後遷入至中原的。漢晉北朝時期的敦煌陰氏確不顯於當時。唐前期是陰氏家族的發展時期，武則天掌握政權之後，在全國範圍內大造輿論，陰嗣鑿、陰守忠在天授二年(691)獻祥瑞五色鳥和白狼。陰祖和高僧靈隱在延載二年(695)開始修彌勒大像以回應全國造大像的號召。稍後，陰守忠和陰氏家族其他成員又開鑿繪有寶雨經變的第321窟作為對《寶雨經》盛傳全國的回應，同時陰守忠將自己所獻的祥瑞白狼作為佛教中的護法神獸放置於洞窟之中，陰氏家族的積極逢迎，給家族帶來了莫大的榮耀，〈敦煌名族志〉中記載了陰氏家族陰稠四代17人，陰祖三代4人的任職情況，都是陰氏家族中較有地位的人，「五代義居，承家孝悌，忠誠奉國，各受其班」，武周至開元時期，陰氏家族中官居三品的有2位，四品的有4位，且大多實任武職，家族勢力煊赫。²³陰氏與政府關係密切，家族勢力逐漸攀升，陰氏在敦煌長期紮根成長，是陰氏敦煌望形成的基本支持力量。

索氏與陰氏的敦煌郡望，在敦煌所出的各種姓氏書中也有所反映，它

²⁰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263。

²¹ 馮培紅還指出樓蘭簡紙文書中前涼張駿時期的陰姑可能也與敦煌地區的陰氏存在著聯繫。參看馮培紅，〈敦煌大族與前涼王國〉，《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24期(京都，2009)，頁102。

²²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507。

²³ 馬德，〈敦煌陰氏與莫高窟陰家窟〉，《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1期(蘭州，1997)，頁90-95；楊學勇，〈敦煌陰氏與佛教的關係及相關問題〉，《敦煌學輯刊》，2006年第3期(蘭州，2006)，頁165-174；張永安，〈敦煌陰氏的地位研究〉，《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蘭州，2007)，頁61-69；張清濤，〈武則天時代的敦煌陰氏與莫高窟陰家窟淺議〉，《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425-430；張景峰，〈敦煌陰氏家族與莫高窟陰家窟研究〉(蘭州：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8)，頁15。

們不僅說明了這兩個姓氏敦煌郡望的存在，還表明了郡望的沉浮變動與家族實力的強弱增長之間的對應關係。P. 2625〈敦煌名族志〉首尾俱殘，依次記載了張氏、陰氏、索氏三個家族的基本情況，池田溫對這一文書進行了錄文和全面的分析，認為該文書約處於景龍三年至景龍四年(709-710)，沙州接到來自上面的命令後，將它傳達給各個重要的氏族，責成他們提出譜系，並加工整理，然後上交中央的編纂機構，沙州提交的資料經過大刀闊斧地刪削成短文，再分別納入各個等級，池田溫還指出張、陰、索氏的排列是有一定的含義的，仁井田陞、毛漢光也指出敦煌譜牒書中的族望的高下排列以及姓氏的先後次序這一問題。²⁴北圖位字 79 號〈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S. 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並序〉、P. 3421〈四海姓望譜殘卷〉均是依某郡下某姓的格式而書寫製作的，將〈敦煌名族志〉與敦煌出土的這些姓氏書對比，〈敦煌名族志〉雖然內容豐富繁雜，但基本書寫體例是敦煌郡下諸大族著姓的格式，並且也依一定原則依次排列張、陰、索三氏。〈敦煌名族志〉編撰完善後上交中央，政府根據需要進行刪減裁用，如若製作某郡下某姓的郡望書，〈敦煌名族志〉則是最為直接和便利的材料。〈敦煌名族志〉的性質就是為政府提供諸州大族著姓的基本信息，中央收付後也會依需使用，〈敦煌名族志〉與敦煌所出土的若干姓氏書有著相同的性質，其基本體例與某郡下某姓的姓氏書體例是一致的，因此，敦煌所出的某郡下某姓的姓氏書需要參考類似〈敦煌名族志〉這樣的材料。但是由於文書殘破，未能對敦煌的姓望進行記載。據〈敦煌名族志〉事實上可以將敦煌的姓望記為：「敦煌：張，陰，索」。

家族是支撐郡望的本體，郡望的形成與家族實力有著不可分割的關

²⁴ 參見池田溫，〈唐朝氏族志研究——關於〈敦煌名族志〉殘卷〉，池田溫著、孫曉林等譯，《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94-95；仁井田陞〈スタイン敦煌發見の天下姓望氏族譜——唐代の身分的內婚制をめぐって〉，《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頁648、650-652；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頁428-429。其他學者對於該文書的時間也有說明，可參見陳國燦，〈武周瓜、沙地區的吐谷渾歸朝事蹟——對吐魯番墓葬新出敦煌軍事文書的探討〉，《敦煌學輯刊》，2006年第1期(蘭州，2006)，頁21-23；鄭炳林、安毅，〈敦煌寫本P. 2625〈敦煌名族志〉殘卷撰寫時間和張氏族源考釋〉，《敦煌學輯刊》，2007年第1期(蘭州，2007)，頁1-14。

係，其實力的變化也理應引起郡望的升降沉浮。姓氏書中「張、陰、索」的排序也正如池田溫所言是具有一定含義的，這樣的姓氏書反映了豐富的歷史信息。陰氏與索氏是敦煌地區的著姓大族，它們列於敦煌望之下說明了陰氏與索氏敦煌望的形成，前文已經說明索氏的敦煌望約在北魏時形成，敦煌陰氏的郡望形成不晚於該文書的成書年代，至少在景龍年間已經形成。其次，陰氏與索氏的排列順序則反映了敦煌地區索氏、陰氏家族勢力的消長所帶來的他們在姓氏表中次序的變動。它反映了唐前期敦煌地區諸大族著姓間的盛衰更替關係，陰氏實力的壯大使得陰氏敦煌望在敦煌變得更加顯赫，故而陰氏在敦煌的郡望表中也僅次於張氏。由北朝至唐前期，索氏的發展稍顯不足，敦煌本地索氏略有下降，這使得郡望書在排列敦煌地區的著姓大族時，將索氏排在了陰氏的後面。從地域社會成長起來的家族用所在的郡來標榜家族來源，是為郡望形成之初始，家族是支撐郡望的主體，家族實力的增長衰退均會影響郡望的沉浮變化。

三、家族遷徙與郡望的發展

王力平認為中古士族家族是在不斷遷徙流動中發展的，遷徙是士族家族變遷史中的一個永恆主題。遷徙意味著支系從本宗析出，由此產生新的郡望。²⁵章群推測了郡望的兩個起因，其一，定居既久，子孫乃自標其門族，故郡望與門族，亦非絕無關係。其二，亂世之後，避地他徙，緬懷先人，乃標其祖居之地，示不忘其所從出。郡望形成與家族遷徙存在著緊密聯繫，家族遷徙流動仍然保留原籍地，故而形成了郡望。²⁶從家族的遷徙出發，推演郡望形成的思路，其合理性在於揭示了推動郡望形成的積極因素之一，但是也有不足之處。《元和姓纂》記載了陰氏的武威望，據《元和姓纂》的校記，參比陰氏的列傳：「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南平

²⁵ 王力平，〈四至九世紀襄陽杜氏家族述論〉，《中國社會歷史評論》（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3卷，頁68。

²⁶ 章群，〈郡望與分房〉，《第六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1993），頁12。

郡屬荊州。²⁷陰氏於西漢末年居於南陽，至後漢陰常時家族由南陽遷至武威，至孫陰襲時，從武威遷至荊州南平郡，假設依家族遷徙的道理，那麼陰氏應該形成荊州南平望。但是從《元和姓纂》來看，荊州南平望並未形成，這說明了遷徙對郡望的意義並非如學者所說是促成郡望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遷徙對於郡望的基本意義需要重新審視，本文認為遷徙對於郡望而言，在於它擴大了家族的聲望，從而也擴大了郡望的影響力與知名度。

姜伯勤曾揭示了敦煌的大族在沙州本地往往不稱敦煌望，而自稱來自內地高門的姓族這麼一個「奇異」的現象，他枚舉大量例子展現了敦煌本地的索氏不以敦煌為郡望，卻以鉅鹿為郡望這樣的現狀。²⁸馮培紅認為這表明唐宋之際敦煌社會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變遷，與整個中古歷史的發展總趨勢是相吻合的，只不過敦煌的綠洲家族的自閉性格表現得更頑固。²⁹索氏敦煌望早已經形成，但是敦煌地區的索氏卻不以敦煌為望，也正如姜伯勤所指出的那樣，稱敦煌望的大多是從敦煌遷出的家族。索氏敦煌望在敦煌本地並不受認可與歡迎，但是敦煌索氏的外遷，卻擴大了索氏敦煌望的影響力，促進了索氏敦煌望的成長。敦煌索氏一支遷至吐魯番，一支遷出河西走廊進入中原，遷入吐魯番的索氏不用高昌地望來標識索氏，〈高昌延昌十二年(572)索守豬墓表〉：

延昌十二年壬辰歲，十一月朔己亥，十五日辛亥。新除兵曹主簿，後遷為兵曹參軍索守豬，敦煌北府人也。春秋九十歲二，寢疾於交河埧上，靈柩葬之墓表。³⁰

這說明由敦煌遷入吐魯番的索氏是使用敦煌望來表明家族來源。索氏還有一部分因為仕宦進入中原，他們的活動範圍已經逐漸遠離了敦煌，但是仍然使用敦煌望，有云：

(張)君諱君表，字君彥，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住居清河縣。大事去矣，

²⁷ 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卷5，「陰」條，頁749-750。

²⁸ 姜伯勤，〈敦煌邈真贊與敦煌名族〉，收入姜伯勤、項楚、榮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頁1-55。

²⁹ 馮培紅，〈漢宋間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顧與述評(上)〉，《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3期(蘭州，2008)，頁47-48。

³⁰ 侯燦、吳美琳，《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成都：巴蜀書社，2003)，頁115。

雄豪競鹿於隋原；鴻基締諸，九五獲龍於唐運。亂離適靜，因徙居焉。廿八宿張星列曜於東方，卅一臣張良參謀於西漢。高辯則可離於敵國，濟三板之危城；清鑒則自識於殊珍，佩千齡之寶劍。編芳列簡，斷矣可知。曾祖邈，周任汴州長史；祖穎，隋任懷州河內縣令。全魏雄都，草懷奧壤，題輿展驥。當仁於龐統之才；馴翟祛蝗，餘裕於魯恭之政。父明，唐任荊州都督府錄事參軍事……夫人敦煌索，淑睿早聞，芝蘭獨茂，惟儀是恃，既請益於女師；謂嫁曰歸，奚作配於君子。³¹

從張君表對先世的追溯來看，張君表家族為清河張氏之後，概因先祖張邈、張穎、張明出仕為宦而遷至洛陽，至張君表時家族在洛陽紮根生長多時，其與敦煌索氏的婚姻關係說明，夫人索氏家族也應該是從敦煌遷出，並且進入洛陽地區與當地士族融合，形成新的家族政治婚姻關係，早已在洛陽紮根的索氏稱敦煌人，表明索氏敦煌這一地望受到了從敦煌遷出的索氏的認同。郭鋒認為大的郡姓並非一成不變地固守桑梓，不斷有房支從宗族中析出，再形成新的郡望，郡望是地域性家族進入社會，與地域性集團結合的結果。³²郭鋒對於遷徙與郡望關係的認識具備一定的合理性。家族從原居地遷出導致地望發生變化，但是仍以原居地為郡望，擴大了該郡望的影響力。

武威地區的陰氏所標識的地望主要有武威，前涼張軌政權中的股肱之臣陰澹、陰充事實上皆為武威人，³³說明武威陰氏在前涼時已經崛起。較早將陰氏稱為武威望的是顏之推《還冤記》以及《魏書》，³⁴顏之推將陰鑒稱

³¹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長安039，〈大周故將仕郎宋州虞城縣尉張府君墓誌銘並序〉，頁1018-1019。

³² 郭鋒，〈晉唐士族的郡望與士族等級的判定標準——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郡望之形成為例〉，頁261-262。

³³ 學界多認為前涼時期的陰氏是敦煌大族，這一觀點後為馮培紅所駁正，認為武威陰氏在前涼中期遭誅戮而西徙敦煌。參看馮培紅，〈敦煌大族與前涼王國〉，頁98-103。

³⁴ 顏之推《還冤記》：「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郗（陰）鑒」，參看陶宗儀等編，《說郛一百二十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72，頁3379，此處「郗」為「陰」字之誤。又參見魏收，《魏書·陰仲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52，頁1163。

為武威人，這表明至少在北齊時陰氏的武威望已經成為受人所認可的郡望。魏晉南北朝時期武威陰氏陸續從本地遷出。武威陰氏一部分遷入敦煌，前涼張駿時陰鑿遭誅，陰澹則到曾經任職過的敦煌避禍，從此居留敦煌，成為敦煌陰氏的始祖，馮培紅對此多有論述，故不多論。³⁵東晉末年武威陰襲支隨劉裕南遷，家於南平，這一支陰氏人物約此時由武威遷入了南朝。³⁶陰仲達支北魏時遷出武威，嚴耀中將像陰仲達一樣有著「世祖平涼州，內徙代都」經歷的士人，稱之為平涼戶，他們長久在京師活動，北魏司州下轄的平涼郡即是用來安置他們的，此平涼郡並非涇州的平涼郡，而是在京師平城附近。³⁷陰嵩在北周時任夏州刺史，其子陰壽以軍功拜儀同，隨宇文邕平北齊，進位開府，以陰壽為代表的這一支武威陰氏應該是在北周時由武威進入中原，並出仕北周政權。³⁸武威陰氏一部分在前涼時期向西遷至敦煌，一部分隨劉裕南遷到達南方，另一部分在北魏北周時期，進入北方中國，但是這些陰氏人物卻仍以武威望自稱，遷出的陰氏對於武威望的認可，使陰氏武威望的影響力不僅僅局限於武威本地，陰氏家族的遷徙流動擴大了陰氏武威望的影響，有利於武威望的持續發展。

敦煌本地的索氏，主要以鉅鹿為郡望，不以敦煌為望。但是外遷的索氏以敦煌作為郡望，則大大擴展了索氏敦煌望的使用範圍，擴大了敦煌望的影響力。陰氏向東到達中原，也仍以武威望自稱。敦煌索氏、武威陰氏的遷徙流動，擴大了索氏敦煌望與陰氏武威望的知名度，推動了郡望的積極發展。

四、家族世系與郡望間的融合

郡望並非孤立存在，家族、世系、郡望這三者相輔相承，郡望與家族

³⁵ 參看馮培紅，〈敦煌大族與前涼王國〉，頁98-103。

³⁶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72；姚思廉，《梁書·陰子春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46，頁645；姚思廉，《陳書·阮卓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34，頁472。

³⁷ 嚴耀中，《魏晉南北朝史考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224-225；張金龍，《北魏政治史(三)》（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8），頁138。

³⁸ 魏徵，《隋書·陰壽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39，頁1148。

之間的關係前文已經論述，需要注意的是郡望還與家族的先祖世系追溯存在著緊密的聯繫。《元和姓纂》所記每一郡望下，都記錄了姓氏之由來，郡望所系之先祖，先世之宦曆等方面，完善的郡望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先世體系，因此，郡望之間的關係通過先祖世系間的差異反映了出來。〈北魏敕賜嵩顯禪寺碑〉與〈北魏華涇二州刺史奚康生造南石窟寺碑〉分別記載如下兩條重要史料，「安定令、滎陽子陰愨，字僧念，南陽人。」³⁹「安定令、滎陽子武威陰愨。」⁴⁰前者刻於永平二年(509)四月八日，後者刻於永平三年(510)四月十四日，這兩方碑中出現了不少相同的人物，⁴¹這兩處所出的陰愨當是同一人。南陽望與武威望相比，南陽望更早，南陽望約秦漢時就出現，東漢時南陽望就已經成為了陰氏著望。⁴²陰愨既有南陽望，也有武威望，但是他們的世系追溯卻有同有異。據《元和姓纂》云：

「南陽新野」漢末居焉。陰子方、子公有祠灶之祥，至衛尉陰典孫鄰，女為光武皇后，生明帝。鄰子識，執金吾。孫綱，女為和帝皇后。「武威陰」後漢衛尉陰綱；孫常，徙武威姑臧。八代孫襲，家荊州作唐；曾孫子春，梁侍中，生鈞、鑿(鏗)。⁴³
鈞，度支尚書。鑿，晉安太守。鈞孫弘道，唐禮部員外。孫行光，國子司業，即張燕公妹婿也。「廣樂」後周光祿大夫陰嵩，狀稱本武威人，賜姓邱目陵氏，隋復姓。孫壽，隋幽州總管、趙國公；生師，左翊將軍，留守京師，義師至，就戮。師孫崇，唐蘇州刺史。⁴⁴

陰氏的南陽望、武威望以及廣樂望，存在著內在的聯繫，武威望由南陽望發展而來，廣樂望也是武威望遷播的結果，武威望顯得較為特殊，武威望吸收了南陽望以及廣樂望的流變歷程，由南陽遷至武威的家族既可以稱南

³⁹ 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頁159-162。

⁴⁰ 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頁164-168。

⁴¹ 杜斗成、宋文玉，〈南北石窟寺與奚康生〉，《絲綢之路》，2004年第2期(蘭州，2004)，頁31-34。

⁴² 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卷5，「陰」條，頁749-750。

⁴³ 《南史》記載了陰子春之子鏗，參見李延壽，《南史·陰子春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64，頁1555-1556。鑿，當作鏗。參看姚思廉，《陳書·阮卓傳》，卷34，頁472。

⁴⁴ 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卷5，「陰」條，頁749。

陽望，也可以稱武威望，由武威遷入廣樂的，既可以稱武威望，也可以稱廣樂望，武威望不僅是南陽望的流，也是廣樂望之源，因此武威望成為極具包容性的郡望，大大提升了武威望的聲威與知名度。武威望的世系構造也逐漸成熟，〈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記載：

公諱某，字某，武威姑臧人也。昔恭王之裔，別封於管，有夷吾者，能霸桓公。則平周辭上卿之禮，適楚賤大夫之職，以地命氏，授於陰城。新野之涼，皆為著族。貴則重族二後，榮則一門四侯，道則山紀神仙，行則裏題忠義。建名崇德，世有其人。⁴⁵

此墓誌為張均所撰，該碑銘文則由張均之父張說撰寫。⁴⁶志主陰某名諱不詳，但從張說父子分別為之撰文來看，應為當時名士。⁴⁷由於可以肯定是陰氏的墓誌，從武威陰氏先祖淵源敘述來看，武威陰氏敘述了陰氏得姓的由來，又涵括了武威望與南陽望的淵源，武威陰氏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先世追溯體系。與南陽望、廣樂望相比，武威望最顯成熟與完善，體現了郡望間的融合。

索氏諸望間也存在著類似的關係，索氏的鉅鹿望是敦煌受認可的一種地望，譬如 P. 4660〈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贊〉記載：「鉅鹿律公，貴門子也。丹之遠派，親昵則百從無踈；撫徒敦煌，宗盟則一族無異。」鉅鹿望與敦煌望也存在著融合的關係，P. 2625〈敦煌名族志〉以及索氏的相關墓誌有云：

其先商王帝甲封子丹於京索，因而氏焉。武王滅商，遷之於魯，封之為侯，秦並六國，莊侯索番致仕，國除。漢武帝時，太中大夫索撫、丞相趙周直諫忤旨徙邊，以元鼎六年從鉅鹿南和遷於敦煌。凡有二祖，號南索、北索。初索撫在東，居鉅鹿之北，號為北索。至王莽天鳳三年，鳴開都尉索駿復西敦煌。駿在東，居鉅鹿之南，號為南索。君諱達，字君通，敦煌龍勒人也。原夫□□□基鴻暉啟族，

⁴⁵ 張均，〈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收入董誥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408，頁4178-4179。

⁴⁶ 張說，〈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銘〉，收入董誥編，《全唐文》，卷231，頁2337-2338。

⁴⁷ 張說所撰碑銘有「奪我良友，天其喪餘」之語，知陰某與張氏父子交情不淺。

發祥自遠，錫羨伊莘莘，魯邦□大□之□，晉國表銀鉤之妙，遞傳芳景，代襲休□，備詳史焉，可略言矣。祖興，周沙州鳴沙縣令；父才，隋勳官上柱國。⁴⁸

君諱謙，字文綱，敦煌人也。自玉筐呈瑞，金鉤表祥。播宅海之靈源，昭配天之盛業。大夫司眾閑之序，御史職臺衡之務。被諸緡冊，可略言焉。⁴⁹

敦煌望與鉅鹿望的先祖追溯體系略有不同，敦煌望追於「銀鉤」，也即西晉大書法家敦煌索靖，⁵⁰索達將擅長書法的索靖視為先祖，並用金鉤銀鉤來喻示對索靖的尊崇。鉅鹿望將先世追於索撫，漢武帝時，太中大夫索撫直諫忤旨，於元鼎六年(前 111)由鉅鹿遷至敦煌，以索撫為代表的敦煌索氏號為北索；王莽天鳳三年(16)，鳴開都尉索駿遷至敦煌，號為南索，此為鉅鹿索氏先世之由來。前者溯源的起點是西晉時期的索氏，後者較之則更為綿長更為完善，它不僅將溯源的起點向前延展至了先秦兩漢，而且還覆蓋了敦煌索氏先祖的世系。索氏望稱鉅鹿，但是鉅鹿索氏對於先世的重構包含了索氏如何由鉅鹿遷入敦煌這一過程中，並進而如何在敦煌生根發展成南索與北索這兩個不同的支系，鉅鹿望的構建吸收並融合了敦煌望形成的基本過程。索氏敦煌望以及河南望也有著這樣類似的關係，郡望背後世系構造的完善程度參差不齊，錄文如下：

公諱崇，字敬，洛陽人也。惟考厥祖，出自敦煌，任易時遷，是宅斯土。曾祖業，隨任洛陽令；祖寰，周任光州司馬；父弘，任嘉州龍遊令。⁵¹

索氏從敦煌遷出，並還將墓地葬於京師洛陽，在中央或者其他地方為官，已經脫離了敦煌舊的地域集團進入新的地域政治環境，稱呼為河南洛陽人應該能更直接地標識家族與地域的相互關係，索氏的河南洛陽望，多溢美虛詞，並未形成完善的先世支撐體系，與敦煌望相比，明顯不濟，敦

⁴⁸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麟德054，〈索府君志〉，頁431。

⁴⁹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永徽038，〈大唐故索處士墓誌銘〉，頁76。

⁵⁰ 房玄齡等，《晉書·索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60，頁1649。

⁵¹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開元223，〈大唐故索君墓誌並序〉，頁1311。

煌望的內涵更為豐富與完善，完備程度也更高，河南洛陽望還追溯了敦煌望的由來以及索氏由敦煌進入洛陽的基本過程，這也體現了敦煌望與河南洛陽望之間的融合。

先祖世系的構造與追溯是郡望發展變化內在的歷史進程，從先祖世系的敘述與建構流程中可以發現郡望間相互吸收、利用、融合的關係。從索氏鉅鹿望背後的世界系結構來看，索氏鉅鹿望吸收了敦煌望的相關片斷，敦煌望與河南望之間也有融合的關係。陰氏武威望吸收了南陽望的世系追溯，使得這些郡望變得更加具有包容性，郡望間的吸收融合引起了郡望本身之間力量的差異，這些郡望相比其他郡望而言，更加受認可與肯定。

五、攀附與郡望

如本文開篇所述，學者多強調攀附與郡望之間所存在的密切聯繫，但是這一觀點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家族往往有眾多不同郡望，何以只有個別郡望成為氏族所爭相偽飾的對象，從本文所關注的索氏、陰氏來看，敦煌索氏以及武威陰氏的發展為各自郡望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家族的遷徙流動，進一步擴大了郡望的知名度。陰氏武威望以及索氏敦煌望對於其他郡望的吸收、利用與融合，使得這些郡望更具包容性。陰氏武威望與索氏敦煌望已經成為海內外的知名郡望，由此也招致了其他同姓家族的攀附。與郡望間的融合關係不同，某郡望形成後，由於以官私譜的方式頒行流傳於社會，其他的同姓成員，出於各種考慮，也會有選認某望的事發生，尤其是本族世系已不明了，需要藉此改善地位的社會成員，更容易出現這種事。⁵²索氏敦煌望受到胡人的攀附與追捧，有一部分稱敦煌的索氏並非敦煌本地，也非來自中原，他們有可能是來自西域，有墓誌記載：

君諱玄字德偉，敦煌人也，今寓居洛陽縣焉。族濬長河，委昆峰而積浪，踰源蔥嶺，架蒲海而遙巒。卯金之苑，敦煌遂為著□；白狼之郊，索邑高封元孫。自是迄今，輪紱相間。祖彥，齊宗州長史；

⁵² 郭鋒，〈郡望向姓望轉化與士族政治社會運動的終結——以清河張氏成為同姓共望為例〉，頁82。

父沙，隋淮陽郡司戶書佐。⁵³

索玄自身對於家族來源的表述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所謂「族濬長河，委昆峰而積浪，踈源蔥嶺，架蒲海而遙巒」，事實上是從不同方位來描述索氏家族的起源，從其中較為明確的地理標識「蔥嶺」可以推測，索氏將家族的起源定位於西域地區，他們係由西域遷入敦煌，次而又由敦煌到達洛陽的。又有墓誌如下：

公諱禮，敦煌人也。大雲五色而禎祥，玄極三辰之緯候，是生懿德，乃降忠良。前魏□靈，擅銀鉤而絕代；西京冠蓋，屬金運之頽綱。絨冕蟬聯，簪纓赫弈。祖顯，敦煌郡王，張軌列其封疆，蒙遜開其玉宇。北連陰國，猶通賦總之郊；西入陽關，即是箕裘之地。父感，東宮僕寺丞。⁵⁴

公諱思禮，其先敦煌人也。以地為一方之性，當晉有五龍之號，盤礴萬里，長河一曲，子孫相繼，誠復於茲，則知夫人應是生，實資其受猛贖食肉，以□飼雄，諒其於時，我何多矣。⁵⁵

索禮家族遷入中原較晚，而且起家卑微，其父索感，身份低微，出自遊擊，任東宮僕寺丞，進入馬牧系統，索禮受襲父位，也從事相同的職位，並檢校驕鳳苑廄，牧馬襄城。索思禮與索禮家族也極為相似，索思禮家族也大約是在唐前期時遷入中原的，其曾祖索達，父索孝昭不為仕宦，索思禮檢校馮翊郡三馬坊使並營田使。⁵⁶唐前期，索氏地位卑微，他們通過在唐代馬牧系統中任職，擔任武職，擴大了家族勢力。索禮、索思禮與上文所舉索達、索謙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家族特點，筆者推測索禮、索思禮實為胡人，

⁵³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龍朔040，〈唐故開府索君墓誌銘並序〉，頁362。曹興瑞對索氏遷居洛陽地活動進行了基本地討論，參看曹興瑞，〈洛陽出土墓索玄墓誌初探〉，《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蘭州，1999)，頁30-33。

⁵⁴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授010，〈大周故宣威將軍敦煌縣開國男索公墓志銘並序〉，頁313。

⁵⁵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天寶050，〈大唐故左清道率忠武將軍敦煌索公墓志〉，頁1564。

⁵⁶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授010，〈大周故宣威將軍敦煌縣開國男索公墓志銘並序〉，頁313；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天寶050，〈大唐故左清道率忠武將軍敦煌索公墓志〉，頁1564。

論證如下。其一，索禮、索思禮家族進入中原的時間較晚，這與北魏平涼州大量遷徙河西土人進入中原是不同的。其二，索禮家族對於其家族來源的構建頗值探討，索禮有云「祖顯，敦煌郡王，張軌列其封疆，蒙遜開其玉宇。北連陰國，猶通賦總之郊；西入陽關，即是箕裘之地。」這是索禮對於索氏家族來源一種表述，索禮已經稱自己為敦煌人，那麼敦煌也自然是索禮家族「箕裘之地」，但是索禮為何又要強調先祖與五涼政權的淵源，這與前文同樣來自敦煌的索達、索謙家族的先世追溯體系明顯不同，反而與來自西域地區的索玄家族的先祖世系模型有類同之勢。其三，值得注意的是唐代酷吏索元禮，也是胡人，說明胡人進入中原後，確有使用漢姓索氏的情況存在。⁵⁷其四，索禮、索思禮家族起家卑微，世代為馬官，但是索達、索謙家族亦文亦武，是典型的士宦之家。唐前期馬牧系統中多有胡人，他們代代養馬，世為馬官，汪錢曾證唐初張萬歲實為胡人，他認為馬牧為唐初之要政，唐朝將其委以馬邑張萬歲，豢馬、相馬乃胡人之特長也，馬邑亦非監牧之所在，而張氏以典掌牧政世其家，漢人中多有張姓，居晉北者，實多胡人。⁵⁸事實上索思禮、索禮與張萬歲有著同樣的特點，索思禮、索禮實為河西胡人，他們起初地位卑賤，通過世代養馬，並藉此任職於中央政權。故此，筆者認為這裏索禮、索思禮實為胡人，他們攀附漢族大姓索氏敦煌郡望。索氏敦煌望不僅在漢族社會受士族追捧，而且還受到胡人的認可與攀附，這種攀附也擴大了郡望使用面，促進了郡望的進一步發展。

同樣陰氏諸郡望也存在著攀附的現象，武威陰氏一部分遷入敦煌，馮培紅認為陰氏概有兩次從武威遷至敦煌的經歷，一是，張駿時其弟陰鑿遭誅，陰澹則到曾經任職過的敦煌避禍，大概從此留居敦煌，成為敦煌陰氏的始祖，這一支的具體情況馮培紅有過詳盡的論述。二是，在張重華、張祚時有一位陰顯，有可能也定居於敦煌，對於這一支，馮培紅的理由是《晉書》卷 94〈隱逸·宋纖傳〉云：「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宋纖為敦煌效穀人，楊宣為敦煌太守，

⁵⁷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索元禮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209，頁5904。

⁵⁸ 汪錢，《汪錢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250；山下將司，〈唐の監牧制と中国在住ソグド人の牧馬〉，《東洋史研究》，第66卷第4号（京都，2008），頁539-569。

在太守之前省書「敦煌」二字，後文提到酒泉太守馬岌，則不省略「酒泉」二字，故推測陰顯很可能也是敦煌人。⁵⁹陰澹遷入敦煌史籍未有明確的記載，陰顯是否為敦煌人也只是馮培紅的推測，但史籍沒有記錄陰澹在敦煌的後裔，卻暗示我們由武威遷入敦煌的這一支陰氏在敦煌可能並未得到很好的發展，他們在前涼遭受打擊避走敦煌後，隨之也悄然沒落。除了由武威遷入敦煌的這一支陰氏外，還有一支陰氏需要我們引起足夠的重視，敦煌地區有一支陰氏是自漢以來就一直在敦煌生息成長，前文已有詳述，這支陰氏在漢晉時期的確不顯於當時，至北朝時略有抬頭的跡象。唐代陰嗣監時敦煌陰氏才逐漸崛起，成長為敦煌地區的大族。P. 2625〈敦煌名族志〉是唐前期的作品，陰氏對於他們在隋唐以前的情況未有提及，而直接從唐代的陰氏人物開始敘述。不僅如此，遍檢晚唐敦煌地區陰氏追溯先祖的諸多史料，也未能見得五涼及北朝的陰氏人物。這種做法與同一族志中張、索二氏的情況迥異，表明在敦煌唐代陰氏與五涼陰氏沒有任何傳承關係。⁶⁰由武威遷入敦煌的陰氏在前涼後就已經沒落，與唐前期成長壯大起來的陰嗣監家族本無關聯，陰嗣監家族實為漢晉間敦煌本地的陰氏，在北朝時略有抬頭的跡象，至唐前期時發展壯大起來，故在名族志中不提及五涼時期的武威陰氏。晚唐歸義軍時期，一些邈真贊、墓誌銘中的敦煌陰氏人物在敘述其家族淵源時，也都不提及五涼陰氏，大多稱他們是上述族志中的北庭副大都護陰嗣監的後代，但是追祖於武威陰氏。⁶¹敦煌陰氏稱武威陰氏實質上是一種冒認行為，但是這種郡望的攀附在客觀上卻造成陰氏武威望的脫穎而出，擴大了武威望的使用範圍，增強了武威望在陰氏家族及士族社會中的影響力，促進了武威望的進一步發展和流播。

冒認攀附郡望在唐代是非常普遍的，這種攀附事實上促進了郡望的進一步發展。敦煌望是索氏較為成熟郡望之一，胡人入徙中原後，通過馬牧系統進入職官系統，從而使家族發展壯大起來，他們使用敦煌望來冒充漢

⁵⁹ 馮培紅，〈敦煌大族與前涼王國〉，頁98-103。

⁶⁰ 馮培紅，〈敦煌大族與前涼王國〉，頁102-103；馮培紅、孔令梅，〈漢宋間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顧與述評(中)〉，頁68。

⁶¹ 姜伯勤，〈敦煌邈真贊與敦煌名族〉，頁21-24。

姓。敦煌地區自漢以來就有一支陰氏，前涼時，有陰氏由武威遷入敦煌，武威是陰氏成熟的郡望，敦煌陰氏冒認攀附了武威望。攀附與偽冒是郡望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產物，表明了郡望的成熟與壯大。

六、國家、氏族與郡望

郡望作為描述家族淵流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氏族譜牒編撰中極為重要的部分，由氏族所記錄，索氏家譜即記錄了索氏的郡望，〈索氏譜〉曰：「元字天保，敦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⁶²學者對由漢至唐的郡望觀念進行總結時，注意到了國家政治生活介入對於郡望的影響，指出晚唐時郡望觀念實現了國家制度化。⁶³國家與氏族圍繞郡望所衍生來的諸多關係值得注意。池田溫也指出南朝門閥強大，梁武帝在修譜時必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氏族的家學。北朝魏孝文帝施行分定姓族，用歷代的官品高下來劃分門閥等級，由政府規定門閥官僚秩序，這一點由唐朝的氏族志所繼承，氏族對於中央王朝的獨立自主性明顯衰退，王朝的官品秩序居於絕對優越的地位。⁶⁴但是這並不代表國家與氏族在圍繞郡望這一問題時，國家一定居於優勢，國家與氏族存在著對立、妥協與合作的關係。郡望與爵號是緊密相關的，鄧文寬認為爵號是以舊郡望為基礎設計出來的，唐末五代歸義軍時期幾個大族的郡望是以姓氏資料為憑據的，而爵號又是以郡望為基礎的。⁶⁵誠如學者所言，唐代封爵之號，率依其鄉土。⁶⁶章太炎也認為，唐人封爵，以郡望為準，宋以後封爵便宜處事。⁶⁷唐代所頒佈

⁶²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朱鑄禹匯校集注，《世說新語彙校集注·傷逝第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下卷，頁553。

⁶³ 張碧波，〈漢唐郡望觀念與渤海大氏——渤海大氏三考〉，《學習與探索》，2002年第1期（哈爾濱，2002），頁131-136。

⁶⁴ 池田溫，《唐研究論文選集》，頁101。

⁶⁵ 鄧文寬，〈歸義軍張氏家族的封爵與郡望〉，姜亮夫、郭在貽編，《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00），頁600-614。

⁶⁶ 岑仲勉，《岑仲勉史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629。

⁶⁷ 章太炎指出：「唐人封爵，以郡望為準（唐人封爵或依郡望，或依祖宗籍貫……又唐人封爵，如依其所生之縣名而有錯誤，可請更正。林寶《元和姓纂》之作即為此故。宋以後封爵隨便。）」參看章太炎，〈史學略說〉，《國學講演錄》（上海：華東師

的《元和姓纂》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便於封賜郡望，有云：

昔漢祖所以知郡國豐耗，山川險夷，以蕭何得秦圖書，可披而案之故也。大凡邦國之會計，可以備應對者，著元和國計簿；地形之遠近，可以知要害者，著元和郡邑圖。洎百執事所涖之司，士大夫所分之隸族，無不窮究其本末，申明其憲度，今之姓纂，即其一也。⁶⁸

國家頒佈《元和姓纂》，釐清士族源流，標示新舊門戶，確立家族郡望，進而憑此封爵，其重要性與關係國家財政、地志類的書相同，因此封爵所達成的目標與意義非同小可。

S. 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並序〉與《太平寰宇記》均記載了武威郡下的索氏。因此原本《元和姓纂》索氏條下不僅記有現今存留的敦煌望，而且也還應該記載了武威望。故而國家曾對敦煌地區的索氏授予了武威的封爵，莫高窟第 94 窟北壁中段供養人像列第一身題名：「母□(武)□(威)郡太夫人鉅鹿索氏一心□□」，謝稚柳與敦煌研究院的錄文不同：「(上缺)姑臧郡太夫人鉅鹿索氏」。⁶⁹謝稚柳錄為姑臧郡，敦煌研究院錄文時已經模糊不清，錄為武威郡，太夫人索氏前所示結銜是為封爵，但是鉅鹿望在敦煌氏族間顯然更受重視，即便是國家認可了索氏的武威望，並將它賜予索氏作為封爵，索氏在標明郡望時，仍然要使用鉅鹿望。事實上這種情況在敦煌也不少見，以宋氏為例，敦煌宋氏本以廣平為郡望，宋氏的封爵也有兩個，如第 53 窟南壁供養人像列西向第三身題名云：「敕受廣平郡夫人宋氏一心供養……」。又第 94 窟北壁中段供養人像列第一身題名：「叔母宋國郡太夫人宋氏」，宋氏的兩個封爵一個是廣平，一是宋國，據《元和姓纂》記載，宋氏得姓，本因於宋氏始祖封於宋國，子孫以國為氏，因此這裏宋國郡宋氏與廣平郡宋氏實為一支，姑可算做同一封爵。⁷⁰但是第 156 窟甬道北壁供養人像列西向第二身題名：「敕宋國河內郡君太夫人廣平宋氏一心供養」，河內郡則是與廣平郡、宋國完全不同的地域和封爵，國家賜予宋氏河

範大學出版社，1995），頁128-129。

⁶⁸ 林寶，〈元和姓纂原序〉，收入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

⁶⁹ 謝稚柳，〈敦煌石室記〉，《鑿餘雜稿(增定本)》(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頁10。

⁷⁰ 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卷8，「宋」條，頁1164。

內郡的封爵，但是宋氏卻仍稱廣平望。國家依郡望賜授封爵，但氏族卻有自己的傾向，氏族崇重的郡望與國家認可的郡望不同。這樣就造成了封爵與郡望不一致的情況，國家與氏族圍繞郡望存在著對立。

在國家與氏族圍繞郡望的較量中，與氏族的對立並非最為主要的關係，對於氏族的妥協說明了國家只是充當了合作者的角色。《元和姓纂》記錄了廣樂望，廣樂望下陰氏即是北周時由武威遷入中原的陰嵩、陰壽、陰世師家族，廣樂望，史無可稽，廣樂的所在地也爭論頗多，〈陰雲墓誌〉的出土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很好的條件，〈陰雲墓誌〉記載：「字羅雲，金明廣洛人也。」《隋書》云：「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⁷¹陰雲實際上就是陰壽，⁷²陰壽的郡望在《元和姓纂》被記為廣樂望，因此廣樂望即廣洛望，而廣洛正是金明郡下之縣。⁷³正史記陰嵩陰壽郡望為武威望，是依時俗風氣，《元和姓纂》卻要將由陰嵩陰壽家族所支撐的郡望記為廣樂望。國家對於陰氏的郡望，正史記為武威，《元和姓纂》記為廣樂，氏族自記為廣樂。陰氏記為廣樂無可厚非。國家在《元和姓纂》中記為廣樂，正史中卻記為武威，這說明國家前後立場的不一致，國家在《姓纂》中記為廣樂，無誤，但是記為武威，實則是受唐代氏族喜用著望的影響，如前文所言，陰氏武威望與廣樂望、南陽望相比，是非常成熟的郡望，受到了氏族與社會的廣泛認可，國家在正史中記為武威，不能不說是受到了氏族的影響。劉知幾曾參與纂修國史，在寫李義琰傳時，因義琰家住魏州昌樂，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實寫道：「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結果監修官指責他違背了寫史原則，「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所謂「深乖史體」實質上就是與社會上所流行的「言杜則繫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這種重高門的現象相違背。⁷⁴陰氏實為廣樂人，但也正如劉

⁷¹ 魏徵，《隋書·陰壽傳》，卷39，頁1148。又參見李延壽，《北史·陰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73，頁2534。

⁷² 楊宏毅，〈隋〈陰雲墓誌〉考〉，收入《碑林集刊》（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第13輯，頁239-246；韓昇，〈從〈陰雲墓誌〉論周隋之際的政局〉，收入《碑林集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第15輯，頁49-60。

⁷³ 魏徵，《魏書·地形志》，卷106下，頁2629。

⁷⁴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5，頁144。

知幾在修史中所遇之事如出一轍，陰氏被記為武威望。國家雖然記錄了郡望，但是在使用選擇時，卻需要與氏族進行妥協。

在大多數情況下，國家與氏族在郡望上還是保持著合作的態度，雙方意見保持著一致。姜伯勤曾考證敦煌陰氏的郡望有南陽、始平、武威三望，同出陰稠之後的兩支，嗣監至海晏至善雄一系，五代時稱武威郡望，而另一支嗣瑗至伯倫至嘉政一系，則稱其先源南陽新野人也。同一家族先後稱南陽及武威郡望，姜伯勤認為這可能與張承奉後敕授武威郡君太夫人有關。⁷⁵這裏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敦煌陰氏之稱武威郡望，是在五代時期，而不是在五涼與唐代；二是張承奉之母陰氏從晚唐朝廷那裏獲得了武威郡君太夫人的稱號，可能五代陰氏就順勢改稱武威郡望了，這與張淮深被封為「南陽郡開國公」之後敦煌張氏從清河郡望改稱南陽是完全一樣的，這也是唐末五代極其流行的做法。⁷⁶陰氏的武威郡已經成為比南陽郡更具包容性的郡望，且為氏族社會所認可，因此，國家授予陰氏武威郡的封爵，也是順應了郡望發展的基本趨勢。至於索氏，雖然會有如前文所講索氏傾向於鉅鹿望，但國家授予武威封爵的只是少數例子，敦煌地區索氏被授封鉅鹿爵號則是非常普遍的，如第 98 窟甬道南壁供養人像列西向第一身題名便記載了索勳的封爵：「勅歸義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支度營田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兼御史大夫守定遠將軍上柱國鉅鹿郡索諱勳一心供養。」⁷⁷這說明了國家與氏族在郡望立場上的協調與合作，鉅鹿望受到國家與氏族雙重認可。

國家與氏族圍繞郡望存在著不同的立場，兩者有時會出現不一致的情

⁷⁵ 姜伯勤，〈敦煌遼真贊與敦煌名族〉，頁 23。

⁷⁶ 莫高窟第 138 窟北壁供養人像西向第十二身題記云：「河西節度使張公夫人後敕授武威郡君太夫人陰氏一心供養。」

⁷⁷ 除索勳被授予鉅鹿的封爵外，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中也記錄了不少索氏鉅鹿的封爵，第 61 窟東壁北側宋供養人像列南向第十身題名：「故母鉅鹿郡君夫人索氏一心供養」，第 98 窟主室東壁門南側供養人像列北向第四身：「郡君太夫人鉅鹿□(故)索氏一心供養」，第 108 窟主室東壁門南側供養人像列北向第三身：「□君□夫人鉅鹿郡索氏一心供養」，第 196 窟甬道北壁供養人像列西向第二身：「御史大夫鉅鹿郡開國公色邑貳仟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上柱國索勳一心供養」，第 256 窟東壁門南第二剝離處晚唐供養人題名：「故郡君太夫人鉅鹿索氏一……」。

況，但是國家對於氏族所偏好的郡望會有所妥協，國家儘量考慮到氏族的偏好，與氏族的態度基本保持一致，受到國家與氏族雙重認可的郡望，與其它郡望相比受到更多的認可，進一步促進了該郡望的發展，郡望的影響力與生命力得以擴大和延伸。

七、郡望記錄方式的演變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對敦煌、武威地區索氏陰氏郡望的演變過程作一簡單回顧。索氏敦煌望以及陰氏武威望因家族實力的發展與壯大而逐漸形成，敦煌索氏以及武威陰氏的遷徙流動，擴大了各自郡望的知名度。陰氏武威望以及索氏敦煌望、鉅鹿望對於其他郡望的融合，成為了最具包容性的郡望。索氏敦煌望、陰氏武威望為其他同姓家族所攀附與偽冒，國家與氏族的雙重認可證明了索氏敦煌望以及陰氏武威望的逐步成熟。索氏、陰氏都分別擁有眾多不同的郡望，然而只有索氏的敦煌望以及陰氏武威望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也正當它們成為碩果僅存的郡望而得以保留時，郡望運動的過程也緩慢停止。郡望發展變化的這一歷史進程，在對郡望進行記錄的方式的演變中得到了反映。

敦煌出土了很多重要的姓氏書，前文曾指出唐長孺認為敦煌所出姓氏書實為郡望類的姓氏書，事實上，對於北圖位字 79 號等姓氏書，池田溫也將它們理解為郡望表實物。⁷⁸池田溫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些姓氏書是以記錄郡望為目的，實為郡望表。國家記錄郡望的目的，〈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有云：

以前太史因堯置九州，今為八十五郡，合三百九十八姓，今貞觀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已後，明加禁約，前件郡姓出處，許其通媾，結婚之始，非舊委悉，必須精加研究，知其譜囊，譜囊相承不虛，然可為匹。

這件氏族殘卷編撰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確立新貴族的地位，許其相與婚姻，

⁷⁸ 池田溫，〈唐代的郡望表——9·10世紀の敦煌寫本を中心として(上)〉，《東洋學報》，第42卷第3号(東京，1959)，頁57-95；池田溫，〈唐代的郡望表——9·10世紀の敦煌寫本を中心として(下)〉，《東洋學報》，第42卷第4号(東京，1960)，頁40-58。

文書將這些排舉的大姓稱之為「郡姓」，從文書編撰的格式來看，均為某郡下某姓，郡下所舉者均為郡中大姓、著姓，同樣〈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並序〉也是依此格式書寫，但是稱之為姓望，其序有云：「夫人立身在世，姓望為先；若不知之，豈為人子；雖即博學，姓望乖殊；晚長後生，切須披覽；但看注腳，姓望分明。」這裏姓望出現了三次，第一次為名詞指姓所在的地望，後兩次可視為姓與望。不管是郡姓，還是姓望的說法，都是在說明地望與氏姓要準確的對應。唐代林寶所作《元和姓纂·序》提到了元和姓纂編撰的初衷，林寶指出閻氏本應稱天水望，但是國家在加封時卻將其封為了太原望，為了避免國家在封爵時再出現類似的錯誤，將姓氏與郡望準確對應起來，故編撰《元和姓纂》，⁷⁹由此可見《元和姓纂》與敦煌郡望類的姓氏書編寫目的一致，

為了實現姓與地望的正確對應，國家依不同的編排體例來對郡望進行記錄，大體有兩類。第一類是依某郡下某姓的方式來記錄，如北圖位字 79 號〈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S. 5861+P. 3191〈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S. 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並序〉以及 P. 3421〈四海姓望諸殘卷〉，⁸⁰索氏、陰氏的郡望即按此體例記錄，S. 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並序〉記載了武威郡下六大巨姓：「涼州武威郡出六姓，索、石、賈、安、廖、陰」，

⁷⁹ 林寶，〈元和姓纂原序〉，收入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

⁸⁰ 關於這幾篇文書，研究者眾多，可參見王仲華，〈〈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殘卷考釋〉，收入《文史》，第9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53-73；王仲華，〈〈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收入《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1-171；王仲華，〈敦煌石室出殘姓氏書五種考釋〉，收入《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8-19；李錦繡，〈敦煌文書中的譜牒寫本〉，《文史知識》，2003年第5期（北京，2003），頁37-42。李錦繡將敦煌文書中的譜牒寫本分為三類，一、敦煌諸姓譜，如P. 2625，此卷多編著地方姓族譜，存陰氏、索氏等，列其族名人事蹟，但較簡略，可能也是地區諸姓譜、姓族譜類；二、姓源譜，如P. 3421，首敘郡望、姓數、州史、望姓名，然後逐一條列每姓之源；三、諸氏族譜，如北圖位字79號、S. 5861+P. 3191、S. 2052這一類的格式非常接近，首列州名、再列郡名、標郡姓數，最後條列諸姓。需要指出的是S. 5861+P. 3191是由兩個殘卷共五個片斷拼接而成的，其中S. 5861號文書中的第一個片斷的某姓下某望與其它片斷的某郡下某姓的格式是不同的，不過這也正好說明了中古郡望的這兩種不同的記錄方式存在。

又《太平寰宇記》也記武威郡下有賈、陰、索、安、曹、石。⁸¹為了形成這種書寫格式，必須掌握郡下諸姓之間此消彼長的關係，這種類型的姓氏書是對某一地域集團內部諸大族名姓之間的關係的描述。而以《元和姓纂》為代表的姓氏書則是代表了另外一種記錄姓氏郡望的方式，如前文所提《元和姓纂》，陰氏、索氏條下分別記載了陰氏武威望與索氏敦煌望，並且還詳細說明了武威望、敦煌望的來歷。王力平也指出《元和姓纂》的重要性，她認為《元和姓纂》是目前存世的惟一以姓、望、房三級結構條貫姓氏、家族以及人物的唐代官修譜牒。⁸²盛清沂認為《元和姓纂》有違譜、狀體例，但符合姓氏書之格式，是以辨別郡望為主。⁸³它的書寫格式則是某姓下某某郡望。若需製作《元和姓纂》這種類型的姓氏書，則需要掌握姓下諸郡望是如何形成與發展的，並瞭解同姓諸郡望間的各种關係。

這兩種記錄方式各有特點，第一種類型的姓氏書所要掌握的是某郡範圍內不同家族力量的消長，第二種類型的姓氏書則是需要對所有涉及此姓的地望進行全盤瞭解，比對出最具代表意義的若干地望。這是兩種不同的描述體系，前者是以地望為索引，查找該地望下的大姓；後者則更為簡便，以姓為索引，查找該姓下的諸多地望。從使用角度來看，後者更為簡便；從製作角度來看，後者也更為複雜。這兩種類型的姓氏書從橫向與縱向兩個方面對郡望的變化進行了全面、動態的描述。

從索氏、陰氏發展的趨勢來看，敦煌、武威地區的索氏、陰氏有眾多不同的郡望，郡望的發展受到了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終只有少數郡望存留下來為氏族社會所認可並傳播開來，與之相適應的是郡望記錄方式也逐步發生簡化，唐以後鮮有專門記錄郡望的著作，郡望多做為一些輔助性的資料穿插在其他著作中，對郡望的記錄也變得較為簡明。敦煌地志類文書中，專門列有「郡望地名」一目，P. 2511〈諸道山河地名要略〉存河東道州府八，書首有晉州殘文 19 行，其次北都太原府，次代州，次雲州、次

⁸¹ 《太平寰宇記》，卷152，「隴右道三」，頁2949。

⁸² 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342。

⁸³ 盛清沂，〈《元和姓纂》非族譜辨〉，《第五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紀錄》（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1991），頁21-69。

朔州，次嵐州，次蔚州，次路州，先述建置沿革，次事蹟，次郡望地名，次水名，次山名，次人俗，次物產，次貢賦，次處分語。郡望地名共記載了七次，郡望地名：太原郡。郡望地名：雁門。郡望地名：雲中。郡望地名：馬邑。郡望地名：樓煩。郡望地名：興唐。郡望地名：上黨。〈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主要是為便於宣宗閱覽，專供行政操作，⁸⁴因此文辭簡練，將姓氏書所記的郡望與地志類所記的山川地嶽相雜糅合記，只記郡望，不記姓氏。國家編撰郡望類的姓氏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將姓與望的關係確立起來，但是第三類郡望表的出現，說明了國家這種努力的失敗，只記郡望，而不記姓，姓與望已經分離，用望來標明姓氏之所出的功能也就沒有。清人孫星衍曾說：「姓氏與郡望相屬，乃知宗派所出。」⁸⁵姓與郡望分割，就無法辨別家族的源與流了。鄭樵著《通志·氏族》時也會記載到氏族的郡望，但是記錄的方式非常簡略，索氏條下有：「桑國切。商人七族索氏之後。唐索元禮。宋索湘、索周臣、索述，並登科。望出敦煌汝南。」⁸⁶《廣韻》作為字書，涉及姓氏時，也會稍記郡望，「陰」條下記載：「陰陽也，說文作陰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又姓出武威。風俗通云，管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其後氏焉。」⁸⁷「索」條下也記載：「盡也，散也。又繩索。亦姓，出敦煌。」⁸⁸將這些記錄方式與敦煌出土的姓氏書、《元和姓纂》相比，郡望記錄的簡化、靜態的趨勢是非常明顯的。郭鋒曾指出郡望的消失與士族的衰落緊密相聯，士族這一政治社會現象消失之後，作為士族運動副產品的郡望也就隨之消失了。⁸⁹從本文的研究來看，也不難看出郡望記錄的簡化以及靜態的趨勢事實上反映的是氏族的衰亡與沒落。

國家參與對郡望的編撰，採用各種形式對於郡望進行記錄，國家對於郡望的記錄是動態與全面的，記錄的方式主要有兩類，一是依望查姓氏，

⁸⁴ 辛德勇，《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280。

⁸⁵ 孫星衍，〈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序〉，收入《元和姓纂》。

⁸⁶ 鄭樵著、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四，〈以族為氏〉，頁145。

⁸⁷ 周祖謨，《廣韻校本附校勘記》（北京：中華書局，1960），下平聲卷2，〈侵第二十一〉，頁222。

⁸⁸ 周祖謨，《廣韻校本附校勘記》，入聲卷5，〈索第十九〉，頁509。

⁸⁹ 郭鋒，〈郡望向姓望轉化與士族政治社會運動的終結——以清河張氏成為同姓共望為例〉，頁75。

一是依姓查郡望。也誠如池田溫所言，敦煌出土的姓氏書大多就是郡望表的實物。只是「郡望表」是依不同體例而編排的，有按郡望來編排的，查郡望可知郡望下的主要姓氏大族，不同歷史階段該郡望下的姓氏是不斷變化的，動態的反映了郡望變化的基本狀況。有按姓氏來編排的，查姓氏可知姓氏所擁有的主要郡望，較為全面的記錄了該姓所包括的眾多郡望。然而受郡望運動整體演變態勢的影響，郡望記載的趨勢也朝著簡明化的方向發展，對於郡望的記錄也越來越簡單和靜態。國家最初試圖對郡望進行全面而動態的記錄，以確實的反映姓與地望關係的努力也難以實現，體現了氏族的衰亡與郡望運動的終止。

八、小結

本文對於影響郡望變化的普遍性因素進行了基本的探討，但是這並不代表所有郡望的形成都需要按部就班的歷經如敦煌、武威的索氏、陰氏一樣的歷史進程，比如在敦煌有些家族的郡望更直接的來自於國家的認可，敦煌有些家族早已經沒落，至唐時也絕非大族，其郡望仍被《元和姓纂》所收錄，據《元和姓纂》記載，望稱敦煌的還有嚴氏、掌氏以及郭氏，《元和姓纂》「嚴」條記載：「『敦煌』青翟後，今無聞。」「掌」下也記有：「『敦煌』前涼有遂興侯掌據。」「『敦煌』晉太傅左長史郭瑀。」嚴氏與掌氏在敦煌人名中都極為少見，文獻記載也較為簡略，所見著名人物也只有《元和姓纂》所記的嚴青翟、掌據，至於郭氏，敦煌郭氏很難談得上是大族，因此嚴氏、掌氏以及郭氏敦煌郡望的形成以及確定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國家的認可，《元和姓纂》將他們家族的郡望記錄下來而為人所知與認可。⁹⁰比如有些郡望還具有地域性的特點，唐代，索氏敦煌望已經成為中原地區氏族所推崇的著郡望，然而敦煌地區的索氏仍以鉅鹿望自居，這是由於敦煌遠離中央政權，家族具有一定的封閉和頑固的特徵而導致的特殊性，但是從整體上看，敦煌望成為索氏最為著名郡望的局勢已經形成。影響郡望

⁹⁰ 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卷5，「嚴」條，頁783；卷7，「掌」條，頁1070；卷10，「郭」條，頁1559。

變化發展的其它因素，錢大昕曾有所提及：

朱、張、顧、陸號吳中四姓，朱有沛國、義陽、吳郡、河南四望，而今人但稱沛國。沛之顯者，在漢為朱浮，今朱氏不皆祖浮也。予謂三吳之朱，當稱吳郡，若徽文公之後，則依文公自稱新安可也。張有清河、南陽、吳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陽、犍為、沛國、梁國、中山、汲郡、河內、高平十四望，而今人但稱清河，予謂張之顯者多矣，當視其所祖何人，如季鷹、思曼之裔，則當云吳郡。茂先、道濟之裔，當云范陽。西平公軌之後，當云安定。平子之裔當云南陽，不應概稱清河也。《廣韻》，顧姓出吳郡，不聞有它望。今顧氏所祖，不曰雍曰榮，則曰野王曰況，皆吳人也，而改稱武陵，謬矣。陸有吳郡、河南二望。河南之陸，出自鮮卑，本步陸孤氏，魏孝文時，改為陸氏。今陸氏皆宗績、績、遜、抗。則為吳郡之陸審矣。而轉有取於代北之陸，何哉？間有不稱河南而稱平原者，未審其故，若以士衡為平原內史而稱之，則吾未聞以所歷之官為郡望者也。今人姓金者多稱其望曰彭城，此承吳越避諱，改劉為金，姓改而族望未改，如仁山之後稱彭城，是為當矣。日磾本匈奴渾邪王子，厥後封侯，累世久居三輔，不應冒彭城之望也。《廣韻》，汪姓、汪芒氏之裔，《姓苑》云新安人，今汪氏皆祖越國公華，華故籍新安，乃不稱新安而平陽，非也。⁹¹

錢大昕這裡提及了三種郡望變化的因素，一，郡望應該與所溯源的祖先的郡望一致，但是由於謬誤導致的郡望發生變化，如朱氏、張氏、顧氏、汪氏。二，以官為郡望，如陸士衡曾任平原太守，而稱陸平原，陸氏在吳郡、河南二望之外又增添了平原望。三，因避諱而改姓，進而引起郡望發生變化，如劉氏改姓為金氏，但是仍用劉氏的彭城望。他所講的第三點，本文也可以略作證實，《元和姓纂》陰氏廣樂郡條下，陰氏曾被賜姓為邱目陵氏，隨時又恢復為陰氏，這一期間，陰氏郡望沒有發生變化。⁹²至於錢氏所提第一點和第二點，本文由於個案研究的局限性未能涉及，但這已經證

⁹¹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1983），卷12，〈郡望〉，頁268-269。

⁹² 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卷5，「陰」條，頁749。

明郡望的形成與演變是由多種因素共同運動所促成的一種歷史進程。

郡望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僅從單一因素出發只會得出片面的結論。本文選取索氏、陰氏作個案研究，對影響家族郡望變化的諸多因素進行探索，家族的郡望主要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變化，首先作為支撐郡望的主體，家族實力的消長變化影響著郡望的升降沉浮，其次，家族遷徙更進一步擴大了郡望的知名度與影響力，是促成郡望形成的積極因素之一。第三，維繫家族郡望的世系之間的差異表明了郡望間存在著相互融合的關係。第四，郡望間的攀附與冒認標誌著郡望的成熟與壯大。第五，國家權力的介入，加劇了郡望變動的複雜性。這種趨勢在記錄郡望的姓氏書中也有反映，對於郡望的記錄由動態、全面走向簡明、靜態，反映了氏族的衰亡與郡望運動的終結。

九、附表

	敦煌索氏	武威陰氏	敦煌陰氏
家族實力	漢至五涼時崛起，北朝至唐前期時衰落，晚唐時再次崛起。北魏時索氏敦煌望形成。	前涼時崛起。北齊時武威望已經為人所認可。	唐前期崛起。唐前期時陰氏敦煌望形成。
家族遷徙	北周時，一支遷入高昌；一支遷入中原。	一支在前涼張駿時遷入敦煌；一支隨劉裕南遷到達南方；一支在北魏北周時遷入中原。	
郡望間的相互關係	鉅鹿望吸收融合了敦煌望；敦煌望融合了河南洛陽望。	武威陰氏吸收了南陽望、廣樂望的世系構造。	
攀附與偽冒	唐前期時被攀附。	陰氏武威望在唐前期被攀附。	唐前期時攀附武威望。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傳統文獻

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76。

Sima, Guang. *Zi zhi tong jia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6.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

Gansu sheng wen wu kao gu yan jiu suo, bian. *Dunhuang han jia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1.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Li, Yanshou. *Bei sh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4.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Li, Yanshou. *Nan sh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5.

周祖謨，《廣韻校本附校勘記》，北京：中華書局，1960。

Zhou, Zumo. *Guang yun xiao ben fu xiao kan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60.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Zhou, Shoaling, Zhao Chao. *Tang dai mu zhi hui bian*,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1992.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Zhou, Shoaling, Zhao Chao. *Tang dai mu zhi hui bian xu ji*,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1.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Fang, Xuanling, deng. *Jin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4.

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4。

Lin, Bao, zhuan, Cen Zhongmian, jiao ji. *Yuan he xing zua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4.

侯燦、吳美琳，《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成都：巴蜀書社，2003。

Hou, Can, Wu Meilin. *Tulufan chu tu zhuan zhi ji zhu*, Chengdou: Ba shu shu she, 2003.

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Yao, Silian. *Liang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3.

- 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Yao, Silian. *Chen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2.
- 董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 Dong, Gao. *Quan tang we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3.
- 趙超，《漢魏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 Zhao, Chao. *Han Wei bei chao mu zhi hui bian*, Tianjin: Tianjin gu ji chu ban she, 1992.
-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 Yao, Shi, zhuan, Wang Wenchu, deng dian jiao. *Tai ping huan yu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07.
-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Ouyang, Xiu, Song Qi. *Xin Tang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5.
- 鄭樵著、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
- Zheng, Qiao, zhu, Wang Shumin, dian jiao. *Tong zhi er shi lu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5.
-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Wei, Shou. *Wei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4.
- 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
- Wei, Zheng. *Wui s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2.
-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 Li, Daoyuan, zhu, Yang Shoujing, Xiong Huizhen, shu. *Shui jing zhu shu*, Nanjing: Jiangsu gu ji chu ban she, 1989.

(二) 近人論著

- 山下將司，〈唐の監牧制と中国在住ソグド人の牧馬〉，《東洋史研究》，第66卷第4号(京都，2008)，頁539-569。
- Yamshita, Shoji. “Tō no kanbokusei to chūgoku zaijū sogudojin no bokuba,” *Tōyō shi kenkyū*, dai 66 kan dai 4 gō (Kyōto, 2008), 538-569.
- 仁井田陞，〈スタイン敦煌発見の天下姓望氏族譜——唐代の身分的内婚制をめぐって〉，《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2，頁648、650-652。
- Niida, Noboru. “Sutain Tonkō hakken no tenka seibo shizokufu: Tō dai no mibunteki naikonseisute, *Chūgoku hōseishi kenkyū: dorei noudo ho, kazoku sonraku ho*, Tokyō: To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62, 648, 650-652.

仇鹿鳴，〈「攀附先世」與「偽冒士籍」——以渤海高氏為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北京，2008)，頁60-74。

Qiu, Luming. “‘Pan fu xian shi’ yu ‘wei mao shi ji’: yi Bohai gao shi wei zhong xin de yan jiu,” *Li shi yan jiu*, 2008 nian di 2 qi (Beijing, 2008), 60-74.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劉俊文主編、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0-18。

Naitō, Konan. “Gai kuo de Tang Song shi dai guan,” Liu Junwen, zhu bian, Huang Yue, yi, *Ri ben xue zhe yan jiu zhong guo shi lun zhe xuan yi*, di 1 juan tong lu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2, 10-18.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Mao, Hanguang. *Zhong guo zhong gu she hui shi lun*, Shanghai: Shanghai shi ji chu ban ji tuan, Shanghai shu dian chu ban she, 2002.

王力平，〈四至九世紀襄陽杜氏家族述論〉，收入《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58-73。

Wang, Liping. “Si zhi jiu shi ji Xiangyang Du shi jia zu shu lun,” shou ru, *Zhong guo she hui li shi ping lun*, di 3 jua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01, 58-73.

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Wang, Liping. *Zhong guo Du shi jia zu de bian qian*, Beiji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2006.

王仲榮，〈〈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殘卷考釋〉，收入《文史》，第9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53-73。

Wang, Zhongluo. “‘Tang zhen guan ba nian tiao ju shi zu shi jian’ can juan kao shi,” shou ru, *Wen shi*, di 9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0, 53-73.

王仲榮，〈〈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收入《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1-171。

Wang, Zhongluo. “‘Xin ji tian xia xing wang shi zu pu’ kao shi,” shou ru, *Dunhuang Tulufan wen xian yan jiu lun ji*, di 2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3, 71-171.

王仲榮，〈敦煌石室出殘姓氏書五種考釋〉，收入《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8-19。

Wang, Zhongluo. “Dunhuang shi shi chu can xing shi shu wu zhong kao shi,” shou ru, *Dunhuang Tulufan wen xian yan jiu lun ji*, di 3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6, 8-19.

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Wang, Su, Li fang. *Wei Jin nan bei chao Dunhuang wen xian bian nian*, Taipei:

Xin wen feng chu ban gong si, 1997.

矢野主稅，〈北朝における郡望の性格(下)〉，《第一經大論集》，第10卷第2号(福岡，1980)，頁1-25。

Yano, Chikara. “Hokuchō ni okeru gunbō no seikaku (ka),” *Dai ichi kei dai ronshu*, dai 10 kan dai 2 gō (Fukuoka, 1980), 1-25.

矢野主稅，〈北朝における郡望の性格(上)〉，《第一經大論集》，第10卷第1号(福岡，1980)，頁1-23。

Yano, Chikara. “Hokuchō niokeru gunbō no seikaku (jō),” *Dai ichi kei dai ronshu*, dai 10 kan dai 1 gō (Fukuoka, 1980), 1-23.

任璋，〈管窺南朝與北朝對「郡望」的不同態度〉，《哈爾濱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哈爾濱，2011)，頁119-122。

Ren, Wei. “Guan kui nan chao yu bei chao dui ‘jun wang’ de bu tong tai du,” *Haerbin xue yuan xue bao*, 2011 nian di 1 qi (Haerbin, 2011), 119-122.

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9・10世紀の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上)〉，《東洋學報》，第42卷第3号(東京，1959)，頁57-95。

Ikeda, On. “Tō dai no gunbō hyō: 9, 10 seiki no Tonkō shahon o chūshin toshite (jō),” *Tōyō gakuō*, dai 42 kan dai 3 gō (Tōkyō, 1959), 57-95.

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9・10世紀の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下)〉，《東洋學報》，第42卷第4号(東京，1960)，頁40-58。

Ikeda, On. “Tō dai no gunbō hyō: 9, 10 seiki no tonkō shahon o chūshin toshite (ka),” *Tōyō gakuō*, dai 42 kan dai 4 gō (Tōkyō, 1960), 40-58.

池田温，〈唐朝氏族志研究——關於〈敦煌名族志〉殘卷〉，池田温著、孫曉林等譯，《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68-121。

Ikeda, On. “Tang chao shi zu zhi yan jiu: guan yu ‘Dunhuang ming zu zhi’ can juan,” Ikeda, On, zhu, Sun Xiaolin, deng yi, *Tang yan jiu lun wen xuan ji*, Beijing: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1999, 68-121.

竹田龍兒，〈唐代士人の郡望について〉，《史學》，第24卷第4号(東京，1951)，頁466-493。

Takeda, Ryuji. “Tō dai shijin no gunbō ni tsuite,” *Shigaku*, dai 24 kan dai 4 gō (Tōkyō, 1951), 466-493.

何德章，〈偽託望族與冒襲先祖：以北族人墓誌為中心——讀北朝碑誌劄記之二〉，收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7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頁135-141。

He, Dezhang. “Wei tuo wang zu yu mao xi xian zu: yi bei zu ren mu zhi wei zhong xin: du bei chao bei zhi zha ji zhi er,” shou ru, *Wei Jin nan bei chao Sui Tang shi zi*

- liao, di 17 ji, Wuhan: Wuhan da xue chu ban she, 2000, 135-141.
- 宋德熹，〈唐代前期門第世族的郡望與偽冒問題〉，《興大人文學報》，2003年第33期(臺中，2003)，頁663-679。
- Song, Dexi. “Tang dai qian qi men di shi zu de jun wang yu wei mao wen ti,” *Xing da ren wen xue bao*, 2003 nian di 33 qi (Taichung, 2003), 663-679.
- 岑仲勉，《岑仲勉史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 Cen, Zhongmian. *Cen Zhongmian shi xue lun wen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0.
- 岑仲勉，《唐史餘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
- Cen, Zhongmian. *Tang shi yu chen*,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1960.
- 李錦繡，〈敦煌文書中的譜牒寫本〉，《文史知識》，2003年第5期(北京，2003)，頁37-42。
- Li, Jinxiu. “Dunhuang wen shu zhong de pu die xie ben,” *Wen shi zhi shi*, 2003 nian di 5 qi (Beijing, 2003), 37-42.
- 杜斗成、宋文玉，〈南北石窟寺與奚康生〉，《絲綢之路》，2004年第2期(蘭州，2004)，頁31-34。
- Du, Douching, Song Wenyu. “Nan bei shi ku si yu Xi Kangsheng,” *Si chou zhi lu*, 2004 nian di 2 qi (Lanzhou, 2004), 31-34.
- 汪錢，《汪錢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 Wang, Jian. *Wang Jian Sui Tang shi lun gao*, Beijing: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1981.
- 辛德勇，《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Xin, Deyong. *Li shi de kong jian yu kong jian de li shi*, Beijing: Beijing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2005.
-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 Zhou, Yiliang. *Wei Jin nan bei chao shi lun ji*, Beijing: Beijing da xue chu ban she, 1997.
- 姜伯勤，〈敦煌邈真贊與敦煌名族〉，收入姜伯勤、項楚、榮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頁1-55。
- Jiang, Boqin. “Dunhuang miao zhen zan yu Dunhuang ming zu,” shou ru, Jiang Boqin, Xiang Chu, Rong Xinjiang, he zhu, *Dunhuang miao zhen zan jiao lu bing yan jiu*, Taipei: Xin wen feng chu ban gong si, 1994, 1-55.
- 姚彩玉，〈漢唐敦煌索氏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文史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2。
- Yao, Caiyu. “Han Tang Dunhuang Suo shi yan jiu,” Lanzhou: Xibei shi fan da xue wen shi xue yuan shuo shi xue wei lun wen, 2012.

- 室山留美子，〈北魏の郡望——上谷寇氏を中心に〉，《史学研究》，第258期(広島，2007)，頁1-19。
- Muroyama, Rumiko. "Hokugi no gunbō: Shokoku kō si o chūshin ni, *Shigaku kenkyū*, dai 258 ki (Hiroshima, 2007), 1-19.
- 胡阿祥，〈中古時期郡望郡姓地理分佈考論〉，收入《歷史地理》，第1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111-140。
- Hu, Axiang. "Zhong gu shi qi jun⁴ wang jun xing di li fen bu kao lun," shou ru, *Li shi di li*, di 11 ji,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3, 111-140.
- 范兆飛，〈中古郡望的成立與崩潰——以太原王氏的譜系塑造為中心〉，《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廈門，2013)，頁28-38。
- Fan, Zhaofei. "Zhong gu jun wang de cheng li yu beng kui: Yi Taiyuan Wang shi de pu xi su zao wei zhong xin," *Shamen da xue xue bao (zhe xue she hui ke xue ban)*, 2013 nian di 5 qi (Shamen, 2013), 28-38.
-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 Tang, Zhangru. *Wei Jin nan bei chao Sui Tang shi san lun*, Wuhan: Wuhan da xue chu ban she, 1992.
- 馬德，〈敦煌陰氏與莫高窟陰家窟〉，《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1期(蘭州，1997)，頁90-95。
- Ma, De. "Dunhuang Yin shi yu Mogaoku Yinjiaku," *Dunhuang xue ji kan*, 1997 nian di 1qi (Lanzhou, 1997), 90-95.
- 張永安，〈敦煌陰氏的地位研究〉，《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蘭州，2007)，頁61-69。
- Zhang, Yongan. "Dunhuang Yin shi de di wei yan jiu," *Dunhuang yan jiu*, 2007 nian di 2 qi (Lanzhou, 2007), 61-69.
- 張金龍，〈北魏政治史(三)〉，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8。
- Zhang, Jinlong. *Bei Wei zheng zhi shi (san)*, Lanzhou: Gansu jiao yu chu ban she, 2008
- 張清濤，〈武則天時代的敦煌陰氏與莫高窟陰家窟淺議〉，收入《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425-430。
- Zhang, Qingtao. "Wu Zetian shi dai de Dunhuang Yin shi yu Mogaoku Yinjiaku qian yi," shou ru, *2004 nian shi ku yan jiu guo ji xue shu hui yi lun wen ji*,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6, 425-430.
- 張景峰，〈敦煌陰氏家族與莫高窟陰家窟研究〉，蘭州：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8。
- Zhang, Jingfeng. "Dunhuang Yin shi jia zu yu Mogaoku Yinjiaku yan jiu,"

- Lanzhou: Lanzhou da xue dunhuang xue yan jiou suo shuo shi xue wei lun wen, 2008.
- 張碧波，〈漢唐郡望觀念與渤海大氏——渤海大氏三考〉，《學習與探索》，2002年第1期(哈爾濱，2002)，頁131-136。
- Zhang, Bibo. "Han tang jun wang guan nian yu Bohai da shi: Bohai da shi san kao," *Xue xi yu tan suo*, 2002 nian di 1qi (haerbin, 2002), 131-136.
- 曹興瑞，〈洛陽出土墓索玄墓誌初探〉，《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蘭州，1999)，頁30-33。
- Cao, Xingrui. "Luoyang chu tu mu Suo Xuan mu zhi chu tan," *Dunhuang yan jiu*, 1999 nian di 3 qi (Lanzhou, 1999), 30-33.
- 盛清沂，〈《元和姓纂》非族譜辯〉，《第五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紀錄》，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1991，頁21-69。
- Sheng, Qingyi. "Yuan he xing zuan fei zu pu bian," *Di wu jie ya zhou zu pu xue shu yan tao hui hui yi ji lu*, Taipei: Lian he bao wen hua ji jin hui guo xue wen xian guan bian, 1991, 21-69.
- 郭鋒，〈晉唐士族的郡望與士族等級的判定標準——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郡望之形成為例〉，收入《唐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245-264。
- Guo, Feng. "Jin tang shi zu de jun wang yu shi zu deng ji de pan ding biao zhun: Yi Wujun Qinghe Fanyang Dunhuang Zhang shi jun wang zhi xing cheng wei li," shou ru, *Tang yan jiu*, di 2 juan, Beijing: Beijing da xue chu ban she, 1996, 245-264.
- 郭鋒，〈郡望向姓望轉化與士族政治社會運動的終結——以清河張氏成為同姓共望為例〉，收入《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74-87。
- Guo, Feng. "Jun wang xiang xing wang zhuan hua yu shi zu zheng zhi she hui yun dong de zhong jie: Yi Qinghe Zhang shi cheng wei tong xing gong wang wei li," shou ru, *Zhong guo she hui li shi ping lun*, di 3 jua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01, 74-87.
- 陳國燦，〈武周瓜、沙地區的吐谷渾歸朝事蹟——對吐魯番墓葬新出敦煌軍事文書的探討〉，《敦煌學輯刊》，2006年第1期(蘭州，2006)，頁21-23。
- Chen, Guocan. "Wu zhou Gua, Sha di qu de Tuyuhun gui chao shi ji: Dui Tulufan mu zang xin chu Dunhuang jun shi wen shu de tan tao," *Dunhuang xue ji kan*, 2006 nian di 1qi (Lanzhou, 2006), 21-23.
-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Chen, Yinke. *Tang dai zheng zhi shi shu lun gao*,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 she, 1997.
- 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 Chen, Shuang. *Shi jia da zu yu bei chao zheng zhi*, Beijing: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1998.
- 陶宗儀等編，〈說郛一百二十卷〉，收入《說郛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Tao, Zongyi, deng bian. *Shuo fu yi bai er shi juan*, shou ru, *Shuo fu san zhong*,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1988.
- 章太炎，〈國學講演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 Zhang, Taiyan. *Guo xue jiang yan lu*, Shanghai: Hua dong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1995.
- 章群，〈郡望與分房〉，收入《第六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1993，頁1-16。
- Zhang, Qun. “Jun wang yu fen fang,” shou ru, *Di liu jie ya zhou zu pu xue shu yan tao hui hui yi ji lu*, Taipei: Lian he bao wen hua ji jin hui guo xue wen xian guan bian, 1993, 1-16.
- 馮培紅，〈敦煌大族與前涼王國〉，《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24期(京都，2009)，頁93-129。
- Feng, Peihong. “Dunhuang da zu yu qian Liang wang guo,” *Nairiku ajia gengo no kenkyū*, dai 24 ki (Kyōto, 2009), 93-129.
- 馮培紅，〈漢宋間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顧與述評(上)〉，《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3期(蘭州，2008)，頁31-49。
- Feng, Peihong. “Han Song jian Dunhuang jia zu shi yan jiu hui gu yu shu ping (shang),” *Dunhuang xue ji kan*, 2008 nian di 3 qi (Lanzhou, 2008), 31-49.
- 馮培紅，〈漢晉敦煌大族略論〉，《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2期(蘭州，2005)，頁100-116。
- Feng, Peihong. “Han Jin Dunhuang da zu lue lun,” *Dunhuang xue ji kan*, 2005 nian di 2qi (Lanzhou, 2005), 100-116.
- 馮培紅、孔令梅，〈漢宋間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顧與述評(中)〉，《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4期(蘭州，2008)，頁53-74。
- Feng, Peihong, Kong Lingmei. “Han Song jian Dunhuang jia zu shi yan jiu hui gu yu shu ping (zhong),” *Dunhuang xue ji kan*, 2008 nian di 4 qi (Lanzhou, 2008), 53-74.
- 馮培紅、孔令梅，〈漢宋間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顧與述評(中)〉，《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4期(蘭州，2008)，頁61-62。

- Feng, Peihong. "Kong Lingmei. Han Song jian Dunhuang jia zu shi yan jiu hui gu yu shu ping (zhong)," *Dunhuang xue ji kan*, 2008 nian di 4 qi (Lanzhou, 2008), 61-62.
- 楊向奎, 〈唐墓誌題書郡望的增多及其原因探析〉, 《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6期(烏魯木齊, 2005), 頁111-115。
- Yang, Xiangkui. "Tang mu zhi ti shu jun wang de zeng duo ji qi yuan yin tan xi," *Xinjiang da xue xue bao (zhe xue ren wen she hui ke xue ban)*, 2005 nian di 6 qi (Wulumuqi, 2005), 111-115.
- 楊宏毅, 〈隋〈陰雲墓誌〉考〉, 收入《碑林集刊》, 第13輯, 西安: 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8, 頁239-246。
- Yang, Hongyi. "Sui 'Yinyun mu zhi' kao," shou ru, *Bei lin ji kan*, di 13 ji, Xian: Shanxi ren min mei shu chu ban she, 2008, 239-246.
- 楊學勇, 〈敦煌陰氏與佛教的關係及相關問題〉, 《敦煌學輯刊》, 2006年第3期(蘭州, 2006), 頁165-174。
- Yang, Xueyong. "Dunhuang Yin shi yu fo jiao de guan xi ji xiang guan wen ti," *Dunhuang xue ji kan*, 2006 nian di 3 qi (Lanzhou, 2006), 165-174.
-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 《史通通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Liu, Zhiji, zhuan, Pu Qilong, shi. *Shi tong tong shi*,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1978.
- 劉雯, 〈吐蕃及歸義軍時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 《敦煌學輯刊》, 1997年第2期(蘭州, 1997), 頁84-91。
- Liu, Wen. "Tufan ji gui yi jun shi qi Dunhuang Suo shi jia zu yan jiu," *Dunhuang xue ji kan*, 1997 nian di 2 qi (Lanzhou, 1997), 84-91.
- 劉義慶撰, 劉孝標注、朱鑄禹匯校集注, 《世說新語彙校集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Liu, Yiqing, zhuan, Liu Xiaobiao, zhu, Zhu Zhuyu, hui jiao ji zhu. *Shi shuo xin yu hui xiao ji zhu*,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2.
- 鄭炳林、安毅, 〈敦煌寫本P. 2625〈敦煌名族志〉殘卷撰寫時間和張氏族源考釋〉, 《敦煌學輯刊》, 2007年第1期(蘭州, 2007), 頁1-14。
- Zheng, Binglin, An Yi. "Dunhuang xie ben P. 2625 'Dunhuang ming zu zhi' can juan zhuan xie shi jian he Zhang shi zu yuan kao shi," *Dunhuang xue ji kan*, 2007 nian di 1 qi (Lanzhou, 2007), 1-14.
- 鄭文寬, 〈歸義軍張氏家族的封爵與郡望〉, 姜亮夫、郭在貽編, 《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 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00, 頁600-614。
- Deng, Wenkuan. "Gui yi jun Zhang shi jia zu de feng jue yu jun wang," Jiang

- Liangfu, Guo Zaiyi, bian, *Dunhuang Tulufan xue yan jiu lun wen ji*, Shanghai: Han yu da ci dian chu ban she, 1900, 600-614.
- 錢大昕, 《十駕齋養新錄》, 上海: 上海書店, 1983。
- Qian, Daxin. *Shi jia zhai yang xin lu*, Shanghai: Shanghai shu dian, 1983.
- 謝稚柳, 《鑒餘雜稿(增定本)》,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6。
- Xie, Zhiliu. *Jian yu za gao (zeng ding ben)*,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mei shu chu ban she, 1996.
- 韓昇, 〈從〈陰雲墓誌〉論周隋之際的政局〉, 收入《碑林集刊》, 第15輯,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9, 頁49-60。
- Han, Sheng. “Cong ‘yin yun mu zhi’ lun Zhou Sui zhi ji de zheng ju,” shou ru, *Bei lin ji kan*, di 15 ji, Xian: San qin chu ban she, 2009, 49-60.
- 嚴耀中, 《魏晉南北朝史考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Yan, Yaozhong. *Wei Jin nan bei chao shi kao lun*,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2010.
-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 《高僧傳》, 北京: 中華書局, 1992。
- Shi, Huijiao, zhuan, Tang Yongtong, xiao zhu, Tang Yixuan, zheng li. *Gao seng zhua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2.
- 顧向明, 〈3-9世紀崇重「舊重」的價值觀及其對社會風俗的影響〉, 《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年第3期(洛陽, 2009), 頁218-221。
- Gu, Xiangming. “3-9 shi ji chong zhong ‘jiu zhong’ de jia zhi guan ji qi dui she hui feng su de ying xiang,” *Henan shi fan da xue xue bao (zhe xue she hui ke xue ban)*, 2009 nian di 3 qi (Luoyang, 2009), 218-221.

Studies about the Junwang and its 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lan Suo and Clan Yin in Dunhuang and Wuwei

Wang, Ji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unwang is a dynamic proc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manifold, so starting from only a single factor will draw one-sided conclusions. But this essay draws on official historical documents, unearthed epitaphs, and the rich detail of Dunhuang materials. It takes the Suo and Yin families as case studies for research about the Junwang in the medieval family. As the critical supporting force, the family is a close contact of the Junwang, and changes within it also affect the fluctuation of the latter. The migration of the family is one of the positive factors which expanded the influence and reputation of the Junwang. There were melanges among the Junwang, and the Weimao and Panfu marked the upper stage of Junwang's evolution. But both antagonism and cooperation existed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family. Those Junwang who received the approval of the country and family remaine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evolution of Junwang had become static. These processes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documents. The record of the Junwang changed from comprehensive and dynamic to simple and static, which explains the end of Junwang's hist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niversal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Junwang, but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Junwang experienced the same historical process as the Suo and Jin families. There are some in the Dunhuang families that directly obtained the Junwang with national approval. Some families were already declining, and while not great familie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ir Junwang still survives by records in the "*yuan he xin zuan*".

Keywords: Junwang, Clan Suo, Clan Yin, Dunhuang, Wuwei